

纪先师容纯父先生

刘成禺

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，予以唐才常案被累，走沪上。乌程沈虬斋翔云，由日本归国，将往香港，予亦应陈少白之招，同行。虬斋曰：“容纯父尚在港，盍往见之。”予居中国日报社，先生居皇后饭店，先生一见握手曰：“张之洞通电捉拿我，汝知之乎？今得见汝等少年，为中国喜也。予赴美国，船过横滨，未登陆，故留日年少有志者无缘得见。”虬斋曰：“先生若见，当更喜出望外。”先生曰：“予留港三日，即往星洲，移来皇后饭店，得尽三日之谈。年近八十，老矣，中国兴亡在汝等，吾不复能见之矣。”言时愠态嘘唏，予辞出，即迁往。

中西人士来寻先生者众，见予曰：“迁来乎？”曰：“住某号房也。”先生曰：“无客时，我命侍者告汝。”傍晚，先生催至房中进餐，手持西装书一本曰：“此我写在中国十年事也（书面标 Ten Years In China），汝细阅之，书中所载，足备征引。张之洞捉拿我罪名，为号召匪党，设保国会，宣布逆语‘保中国不保大清’。当去岁八国联军攻京津时，我曾单名电张之洞，

劝其联合长江各省，召集国中贤俊，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，成中国独立政府，与八国议善后事宜；太后、皇上出奔，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。张之洞未答我电，汪康年且往说之，乃派人告我，自有办法。未几，与两江总督刘坤一，宣言共保长江，不奉北京诏令。此种主张，由我建议变化出之。我等知张、刘内心，乃与同志成立保国会。张之洞见八国仍承认两宫回銮，乃出奏通电拿我，就地正法，恐我前电与彼有牵涉，先发制人，真巧宦也。”

先生籍香山，自言：幼年与邑人经商美洲者，搭船同往，先抵旧金山。时美国辟横贯东西大陆铁路，募华工数十万，吾粤开平、恩平、新宁、新会四邑应募皆华工，而香山一县，往者多商人。予辗转留学东美，卒业哈佛大学。在美留学得学位，予实为中国第一人。在美读十三州独立史、南北美战史，颇有归国建造中华之想。闻洪秀全在南华大革命，成立太平天国，奉耶稣教，此予所以浩然有归志也。归国抵上海，适忠王李秀成奄有苏、常，由忠王部下推荐于王。又闻王弟侍王李侍贤，颇能礼贤下士，乃由上海经苏、常抵南京，见侍王。王遇人颇具体貌，府中亦多文人，皆尊为上客。乃由侍王率领，得见天国有大权者，且得入天王廷殿，明了政事、军事、宗教诸大端。予随侍王朝见天王府，予立殿外，得见诸王开御前会议。殿上四角，挂大纱灯四盏，门幔用黄，内幔用红。天王坐殿上最高宝座，诸王两旁直行分坐。由御案两角排列圈椅，对行分列，至于殿门，均成直角，如民家大厅上之排列太师椅。忠王李秀成列左首座，英王陈玉成列右首座，以次排比。诸王皆头裹红巾，身穿绣袍，袖尚绿，殿额曰勤政殿。后阅呤喇所著太平天

国二巨册，附会议图，与予所见同吟唎，天国洋将也。”（禺按：孙中山先生及犬养毅属予撰《太平天国战史》，所给材料，有吟唎英文书，故题《战史本事》有“御前会议列名王，红幔纱灯四角张。四十年前勤政殿，秋风故国一悲场”之句。）

“侍王府在城南，过秦淮河。府中有三老人，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，最为王所礼遇。其一南京上元人梅先生曾亮，称为古文大家，年殆七十左右，出入王必掖之。随侍王见梅老先生一次，先生垂问美国学术、人情、风俗甚悉，白须方袍，盎然有道翁也。其二为安徽包先生，称为中国书法第一人，曾写对联一副赠予。其三为湖南魏先生，通达中外地理，予未得见。侍王问予外国耶稣教，是否与天国相同？予曰：‘欧洲中世纪来，政教未分，故有十字军诸战，今美国已成民主国，由民为政，以宗教教化人心。上帝好生恶杀，耶稣舍己救人，亦犹中国孔子民为贵之义也。’王曰：‘忠王屡言，天国当爱人民，适合耶稣之道，梅先生亦以此为言，予当向天国各王郑重言之。’”（禺按：汉阳叶名澧《敦夙好斋集》谓：“梅伯老年七十矣，久无音耗，哀其衰老，陷身贼中。北京当时奉伯言为桐城古文派主臬，如叶名澧、朱琦、孔绣山多人，皆咨嗟叹息，发为诗歌，叶集中均见之。又言包慎伯在家乡，魏默深在扬州，音信俱渺，想亦不能自贼中来也云云。闻老辈言，魏默深作《圣武记》，原稿急就，进呈获安。汪梅村士铎集中所载历年在南京围城中困苦情形，城破颠沛情形甚惨。梅村知名之士，其能安居城中乎？《湘绮楼说诗》卷五载：过十庙街，就蟠里，登清凉山，乃误过而西，还看皇姑，李秀成妹也。再送茶，谈事风雅，颇请官礼。秀成之妹，即侍贤之妹，是亦当年礼贤下士之流风余韵乎。”）

“予由侍王曾条陈立国本末大纲于天国，谓立国在政在民，方能运用兵事，飘忽来往，虽军事大胜，天国何以为基础？亦旋得旋失耳。教政分离，适合中国民情。侍王后告予曰：诸王皆谓大敌当前，所条陈者，暂作后图。予乃藉故转回上海。”

“予居上海，西人多不直天国军所为。谓立国有年，官全不知政事、学问，兵皆起于土匪乌合，仅藉教条为护符，又不明教义，助之实难。予乃变计往官军大营，谒曾国藩，一见问予出处，谈中国大事，询外国政学，要言不烦，井井有条，不觉心折。遍访幕中宾客僚属，风采学问，人人皆南京所见之梅老先生也。观其治军方法，统方面者皆用文人，领偏裨者皆用武人，隐寓战胜后为收拾地方人民准备，颇与现时欧美战策相合，遂倾心从之。曾一日告予曰：“留汝将来办理外国事务。”

“闻李鸿章初在曾帅祁门幕府，因李元度兵败问罪，李左袒元度，与曾力争不获，即辞走。后数年，曾忽函李限期速来，遂大用，使创设淮军。”

“今谈建立淮军之本末：时湘军争战有功，兵骄将肆，不守号令，贼破大掠，曾帅忧之，恐变幻将累于己，非于三湘子弟外，创一有朝气之新军不可。商之鸿章，鸿章曰：‘淮上人材甚多，长淮大泽，自古产兵之地，大帅筹划决定，愿负此责。’曾帅曰：‘汝宜先集汝所知人物能任将帅者，使各人往各地召募勇士，我欲一视汝所知举者，鉴别人物，果能任此重大军事否？汝急归，尽邀之来。’鸿章还合肥，搜获淮上豪杰之士，咸来大营。某日，曾帅与鸿章步行无骑从，悄入宿馆，所来淮军诸名人，有赌酒猜拳者，有倚案看书者，有放声高歌者，有默坐无言者。南窗一人，裸腹踞坐，左手执书，右手持酒，朗

诵一篇，饮酒一盏，长啸绕座，还读我书，大有旁若无人之概。视其书，司马迁《史记》也。巡视毕出馆，诸人皆不知为曾帅，亦不趋迎鸿章。曾帅归语鸿章曰：“诸人皆可立大功，任大事，将来成就最大者，南窗裸腹持酒人也。”其人为谁，即淮军有名之刘铭传。”

“自圆明园焚烧，咸丰晏驾热河，天国虽亡，天津各地教案，日趋严重。曾帅与予详谈，将来中国海禁大开，非能谙外国语言文字者，不能洞知外情，事前应付。余乃建议，分批选派幼童若干人，先往美国，由余监督领赴，按年续派，曾帅然之。时予在大营，保案已得知府衙，又聘学者吴子序为汉文总教习，往美教授幼童汉文。幼童抵美，均住宿中国驻美使署，半日学英文、算学，半日学汉文。吴老师为中国古文大家，教法均用夏楚，儿童长大，习闻美教育，不受体罚，群责询吴老师，颇失礼。子序怒极，外国无长凳，乃排比方几数具，亲捉为首学生，使仆人按置几上，人各杖股数十，唐少川即当日犯学规被杖之一人也。美人学堂，对中国如此教法，颇有责言。不久，各学生大哗，迁出使署。吴子序亦辞职归国，予亦解监督之责矣。”

纯父先生将离港，郑重告予曰：“予老矣，此去终老美邦，再见实难。吾子年少，明白事理，中学既善，他日沉浸西学，必有造于中国。中国故事，张子房遇黄石公，圯上授书；我非黄石公，汝勉为张子房可也。”予起立答曰：“愿师事先生，即敬行弟子礼。”先生受之。曰：“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，当竭诚以授汝，汝其阐行吾志乎？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？此中国之民气也，民无气则死，民有气则动，动为生气，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，纳民气于正轨，此中国少年之责也。十三

州独立，杀英税吏，焚英船货，其举动何殊义和团？彼邦豪杰巨人，八年战后，消除私见，能见其大，公定宪法，成立国家，乃有今日。中国下层愚氓，民气已动，将及于士大夫。清廷能以诚信仁义，引导其动，可免扰乱；否则，必有大革命之一日。清廷既倒，继起者不能诚信爱人，则大乱无已时，而我不及见也。中国人善用计用策，观演戏自知，计策者，皆欺骗之事，此为各级社会相传之大病。孔子有言，不诚未有能动者也，欲动人不以诚，即有所动，为不诚之反照，非动也，乱也。孙逸仙自伦敦释回，访予谈数日，予亦以此义告之。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，予勖以华盛顿、弗兰克林之心志。他日见面，汝当助其成功。再谈时局之将来，中国能勃兴，日本则退居二位；否则，日本独握东亚霸权，欧美又岂能漠视乎？日人地小不足以回旋，必向中国扩张，其国性气小褊躁，终为欧美所疾视，自取灭亡与否，在日本能知进退耳。东亚主人，终在中国。汝等年少，好为之，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，即日日应办中国人之事，勿为大言，只求实际，斯得之，言尽此矣。”予揖而退，向晚登轮为别。先生娶美妇，合众国上议员某女，生子二，长在美，次回国任孙大总统府秘书，西名 Morice，娶港商吴氏女。在大总统府，予呼以容世兄。

（《世载堂杂忆》）